

錢的別名

銀子的隱語。在蒙語中，「銀」的發音與「蒙古」相近。明朝滅元後，這種用法就流行起來。而滿洲自稱「金」，恰與蒙古「銀」相對應，拉攏結成聯盟，共同滅明，「蒙古兒」更加推廣。

到了近代，紙幣漸取代金銀，不同面值有不同圖案，也就有了不同綽號，比如港幣的「花蟹」「紅衫魚」「金牛」。上世紀八十年代，形容有錢人，常說「口袋裏一疊『大團結』」。當時人民幣最大面值就是十元，上印工農兵各民族群像。

文人的臉皮較薄，借錢不好說得過於直白。李伯元（就是《官場現形記》的那位）寫信給老友劉聚卿：「能借我毛詩尤感。」毛詩即毛亨學派的《詩經》，為唯一流傳的正統。但李伯元並非要像毛詩一讀，而是欲借大洋三百元，因《詩經》共三百篇。

若按此推演，借一百元，不妨邀「趙錢孫李」一聚；借一千元，便是請惠賜「天地玄黃」。蓋《百家姓》《千字文》是也。



瓜園蓬山

gardenemar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九十九米包郵」「一千米三件」……筆者這種對直播帶貨比較抗拒的老古板，偶爾聽到此類吆喝，一頭霧水。請教「後浪」才知，原來「米」就是「元」。有些直播間對涉及錢財的事項監管較嚴，主播們遂以此變通。

「米」，本是長度單位，如今成了貨幣計量單位。其實，長度與貨幣也是可以換算的。豈不聞：「錢多知馬力，錢少見人心。」

「錢能通神」，除了聖賢和傻瓜，鮮有不頂禮膜拜者。當然，有清高人士偏偏嫌棄錢庸俗，不願直呼其名。因此，錢的各種雅稱、美譽、別名、代詞頗不少。「孔方兄」「阿堵物」「青蚨」不必提，因讀音近似，錢又稱「泉」，財源滾滾，又有進一步將錢擬人化為「白水真人」。清代戶部鑄錢機構就叫作「寶泉局」。明清市井商賈將「蒙古兒」作為

寵物日

上周五是公司的「寵物日」，當我回到公司的時候，有幾位同事已經將他們的愛貓帶回來了——一隻布偶，一隻美短，還有一隻大橘。當我說「大橘」的時候，她的主人很認真地糾正了我：「是高漸層，不是大橘。」好好好，是高貴的漸層，不是普通的大橘……

整個辦公室裏瞬間就被此起彼伏的「好得意啊！」「畀我抱下！」「你睇下佢幾Cute！」所充滿。無論什麼年齡、什麼職位，大家面對這些可愛的小傢伙都毫無抵抗力。牠們的主人儘管自己都很年輕，但看到一群同事圍着自己的愛貓讚不絕口時，他們臉上的笑容都寫滿了欣慰與自豪，眉眼之間閃耀着母性的光輝。

在摸摸抱抱蹭蹭親告一段落之後，自然到了喜聞樂見和必不可少的拍照環節，先抱着貓自拍、然後抱着貓請同事來拍、最後放下貓變換着角度各種拍……貓貓們也都見怪不怪，彷彿習慣了瘋狂粉絲的明星「愛豆」，懶懶地趴在桌上，擺出一個做嬌的姿勢，要什麼角度你自己選來拍

吧。眼角瞥到粉絲的熱情有少許減退，就裝作自然地伸個懶腰、眨個眼睛、換個姿勢，立刻能喚起新一輪的讚美和拍照。

不得不承認，貓這種神奇的生物，毋須特別的燈光，隨手拍出來的照片，還真有融化人心的力量。即使是在最日常的場景之中，只要有了一隻貓，牠身上自帶的慵懶與閒適的氣息，就會一下子改變整個空間的氣場。就好像我們平日繁忙、緊張的辦公室，因為有了這三隻小貓，一下就變得軟軟的、暖暖的。

我在認真地考慮，在公司也養一隻貓，就好像北京大公網有一隻網紅「大公貓」一樣，但是有些擔心牠會咬爛公司的各種線路，不知道大家是怎麼處理的？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火鍋蛋炒飯

最近學會了新吃法，在熱油沸騰的重慶火鍋旁邊，配上一盤油光靚亮的蛋炒飯，也不知道是不是互相成就的緣故，吃了這麼多年的蛋炒飯，竟然頭一次，香得如此徹底！

火鍋店裏的蛋炒飯，從不故弄玄虛，平整的一大盤，擦得小山一樣高就端上來了。最多不過二十塊錢，不像華麗的私家菜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容量，加一點牛肉粒，再撒一把黑胡椒，價格就恨不得翻上一番。要知道，這個世界上就是有些食物，平平無奇卻一直好吃着，這種平鋪直敘的體驗，雖然沒法「穿金戴銀」，卻也永不言敗。

所以，我生平最恨的，就是給炒飯加噱頭。哪怕菜苗是來自有機大棚，禽是自家散養，可炒飯，真的不能再承受更多了，這盤用稻米直接呈現出來的碳水快樂，一定是店家堅守良心的最後底線。說回到火鍋店，大概是鍋底、肉類、各種魚蝦滑，都充滿了「寫意」的牟利空間，反而炒飯總能反璞歸真，安全着陸。也大概是嘆嘆的紅油太亮太辣，再加上北方人吃不慣強強聯合的那一手油碟，才讓本來多餘的炒飯，變成了錦上添花的完美收官。當嘴巴七七八八經歷了各種洗禮，從牛羊魚肉到百葉毛肚和黃喉鴨腸，所有食材都鑲上「油邊」時，你總會升起一股奇特的感受，明明吃了這麼多，卻好像還缺點兒什麼。於是帶着最後那抹光，將一大勺蛋炒飯送進口腔，大米粒粒分明，蛋花和而不同，大把的蔥花分布其中，讓人不禁驚覺，原來這招式，才是全天下最「雨露均霽」的絕活。

別忘了慢慢嚼，每一次摩擦都好像給米和火鍋賦予了新的意義，當肚子愈加挑剔之時，只有它們才有通關特權，大概這就是一頓火鍋的完整吧。答應我，下次點重慶辣鍋，一定別忘了加炒飯。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露營必備

到底有哪些呢？吃一壺，長一智。淋過雨的人，對傘的感情格外深厚。有了那一次的經歷，露營時雨具是不會忘記的。其他呢？充電小馬燈，防治蟲咬的藥物……還有一樣，就是預製菜。

不少露營愛好者把預製菜作為必備頭一項。預製菜花樣繁多，自熱飯、自熱火鍋，等等。按照科學的分類，預製菜有即食、即熱、即烹、即配四大類。換句話說，有的只是搭配好的生菜，需要再次烹飪；有些則只需要加熱即可。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到北大「蹭課」

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獨立評論》上的文章，有許多從各地來的學生在北大的各系「偷聽」，不用考試註冊，不須繳費，「只要講堂容得下，教員從不追究這些為學問知識而來的『野』學生」，以至於「往往講堂上的人數比點名冊上的人數多到一倍或兩倍以上」。而眾所周知，以沈從文、丁玲、胡也頻、金克木、李苦禪等為代表，北大蹭課人之中出現了不少傑出人物。

青年總該積極向上。八年前我到北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給自己的情歌》

姜陳奉和吳勢縱是一對結婚三十年的夫妻，育有一雙子女，家庭生活平淡，二人的感情隨着年月消磨和生活壓力而變得枯燥乏味。就在此時，勢縱被診斷患上末期癌症，人生只餘下兩個月壽命。陳奉對此不置可否，子女被蒙在鼓裏，勢縱獨自思索如何盡做生命餘下的事情……

《給》的故事骨幹清晰，兩條主線分別是追憶和尋找，前者是陳奉和勢縱回想昔日美好的時光，後者是勢縱尋找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李斯特與《死亡的勝利》

青年時期，受浪漫主義思潮影響，作曲家對生死的概念頗為熱衷。當他於一八三八年遊歷意大利比薩城中的公墓時偶然邂逅了十四世紀畫家弗朗切斯科·特萊尼的巨幅濕壁畫《死亡的勝利》，受此作啟發完成了這組鋼琴和管弦樂的變奏曲。無獨有偶，老彼得·勃魯蓋爾在遊歷比薩城時同樣看到了這幅濕壁畫，並結合北方文藝復興的傳統創作了這幅同名作。在這幅自中世紀文學便頗為流行、具有道德隱喻的畫作中，畫家用廣角全景式的風景構圖展示了骷髏大軍在荒蕪的土地上肆虐屠殺人類的場面，象徵着死神對世俗事物的勝利。遠景處的海岸線濃煙滾滾，左上角燃着熊熊大

火，S型的構圖讓觀者的注意力被骷髏大軍引到近景處，右側畫面排列有序的軍隊與村鎮中混亂不堪的百姓形成了鮮明對比，而在一片狼藉的燒殺搶掠之外，左下角癱坐着一位垂死的國王，他正用最後一口氣試圖阻止身旁洗劫他金幣桶的骷髏，哪怕另一個骷髏正舉着沙漏提醒他已進入生命倒計時也毫無懺悔之意。作為《死亡的勝利》主題最著名的畫作之一，老勃魯蓋爾名作顯然與李斯特名曲完美契合。

「碟中畫」《死亡之舞》&《匈牙利幻想曲》／《死亡的勝利》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兩文三語記

中常常還帶着些潮州或是福建口音，愈發難懂。不過，這些攤主一般都懂一些英文，講得也不賴。有一次，我買魚，在結賬時因為普通話的「一」和粵語的「二」發音相近，和那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糾結不清，便改用英文，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問題。

這或許就是香港特色吧。雖然我的母語是普通話，再加上畢業於中文系，又常年寫作，平日裏用普通話溝通肯定是最「達意」也最「優雅自如」，但我還是希望自己

有朝一日可以用流利的粵語溝通對話，至少可以有能力使用粵語為學生上課。因為，我欣賞粵語的美：九個音調，更富有層次，音韻迴繞之間，唐宋詩詞中的時光可以驀然出現在那燈火闌珊處；很多用字，更有古代漢語的「遺風」，有助於理解古代文獻的本意。

我於是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返工路上，爭分奪秒地聽英文電台、讀英文報紙；白天工作，以高效為原則，使用普通話處理公務和寫作；晚上和朋友們聚會，就盡量練

習粵語，若是一個人煲劇，定要選擇《世紀之戰》這類的港劇。兩文三語，就這樣融入我的生活。我也曾問自己：如此心心念念提高語言能力，究竟為何？或許，這也是現代社會裏，在實用、高效的快節奏生活之中，努力尋找美的樂趣之一。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